

尋覓南中國圖騰崇拜的起源和演進 ——香港中文大學「鳳翥龍翔」展側記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以鳳為校徽。鳳一直被認為是中華民族最具代表性的象徵之一，過去經學、史學、神話學對鳳鳥的解釋多不勝數，但始終未能具體展示早期鳳鳥的神秘面貌。為慶祝五十周年校慶，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中大歷史系、中國文物交流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攜手舉辦「地下的中國——鳳翥龍翔」展覽，從考古學角度展示華南地區八千年前鳳鳥的起源故事。是次展覽在中大文物館舉行，展期將一直延續到明年的3月2日。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四川太陽神鳥金箔紀代品

展覽於10月24日舉行開幕典禮，主禮嘉賓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白雲翔教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賀剛先生、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副所長李海榮博士、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文博）吳志華博士、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李熾昌教授、歷史系系主任葉漢明教授、文物館副館長姚進莊教授，以及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主任鄧聰教授。

尋找本土的根源，推動本地考古

是次展覽展出共二十多件鳳鳥文物和六件玉龍，分別屬於新石器時代和商代的珍貴文物，包括國家一級及二級文物商代皇后婦好的玉器，以及從未在國內外展示過的鳳鳥白陶。考古學家根據近年考古新發現，探索由湖南高廟至深圳咸頭嶺鳳鳥紋飾系統的源流，這是二十一世紀中國考古甚至是東亞古代思想史上重大的突破。中大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繼去年的「華夏第一龍」展覽，今年以鳳鳥為主題舉辦「鳳翥龍翔」展覽，寓意龍鳳呈祥，以慶祝中大五十創校周年。

如果要破除香港文化沙漠的惡名，今次的展覽是一個大好時機。是次「地下的中國——鳳翥龍翔」展是「毋忘香港的根」系列第四個大型展覽。地下香港也有無盡的寶藏，揭示龍鳳的歷史。1933年，香港大學的一位神父在南洋島大灣發掘到了新時期時代的彩陶。在南洋島上發現大約六千多年前有鳳鳥紋飾的彩陶，還發掘出三千多年前的龍牙璋——香港有如此異彩紛呈藏於地下的古老文化，令人驚喜。

而在以往的展覽中，中大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介紹了大學的考古研究如何從東亞的角度，重建七千年香港古代文化的歷史。本年六月中大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澳門政府民政總署、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以及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就港澳史前輪軸機械的問題，共同舉行了一次國際性會議，對中國以至世界科學技術研究的推進，亦在此展覽有介紹。二十多年來港澳地區的考古發現，證明本地



香港南洋島出土的彩陶盤



距今七千多年的湖南桂陽白陶罐



深圳咸頭嶺陶器

古代文化非但不是一無所有，反而是遍地黃金。

空間立體化的信仰思維

龍與鳳，今日已經成為中國人吉祥如意的象徵，龍鳳呈祥等詞彙的運用，見證着龍鳳從皇家帝王的圖騰符號變為民間祈福願景的過程和社會變遷。然則，今次中文大學的展覽，也從更為深刻的歷史起源和比較角度，向參觀者展示了龍與鳳的差異。

龍，作為一種圖騰，實質上起源於中國的北方，是北方中原地區的一種崇拜符號。而中國的古代文明，往往以長江劃界——北方一馬平川，文化相近；但是南方丘陵山地處處，河川眾多，原野茂密，在一塊很小的區域之內，實際上就可能存在着幾種完全不同的文化群體和生活形態。透過今次展覽所知，龍的圖騰大約起源自八千年前，內蒙古東拐棒溝和遼寧牛河梁出土的玉龍，是目前中國已知的最早的龍與玉的結合。而湖南孫家崗的鳳鳥玉佩，則已經有四千多年的歷史，是最早的玉鳳。而東周以來，南方的楚國，其對鳳鳥的熱愛便是情有獨鍾。長江流域的居民，對鳳的崇拜，要高很多。據文獻和考古分析，鳳作為一種神鳥的崇拜，大約出現在八千年前的湖南高廟。

今次展覽，來自湖南出土的文物很多，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湖南與鳳的歷史淵源。一般認為，因為南方的溫濕氣候與農業作業環境與北方大不相同，先民對太陽的崇拜呈現出了一種空中化的趨勢，因此

會有神鳥的圖騰出現。而鳳，就是這樣一種符合南方民俗信仰和農業生產環境的想像動物。因此，鳳的崇拜，往往與太陽的崇拜相互結合，並且擴散到東南亞地區。據悉，不少南中國以及東南亞地區出土的青銅時代的銅鼓紋飾，便有飛鳥、太陽等圖案要素。

空中的鳳鳥，水中的蛟龍，一南一北，構成了古代中國人的圖騰崇拜體系。講求陰陽平衡的中國人，後來將龍鳳比喻為男女，甚至上升為皇權象徵，分別代表皇帝和皇后。對於古代甚少入水且無法翱翔藍天的中國人來說，此種立體化的信仰體系，也見證了中國文明的包容性。

重新改寫的珠三角文明史

其實不僅僅是香港，甚至連深圳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既然一般認為鳳鳥作為一種崇拜圖騰，起源於中國的湖南地區，鳳鳥又是中國南方文化的象徵，則深圳、珠三角地區的古文明，也應當是這一文化體系的一部分。

2006年深圳的咸頭嶺出土了三件距今六千多年的白陶盤。從外觀上看，深圳出土的白陶盤與湖南的湯家崗遺址的陶盤很相似。出土的白陶，其原料除了部分是用高嶺土之外，多用氧化硅、氧化鎂成分為主的陶土，燒成之後陶器的表

面呈現出純白色或者帶黃的白色，為當時社會上較為稀少的貴重禮器。

考古學家們因而認為，這種相似性便是一種文化上的DNA，它從文物的角度驗證了深圳、珠三角地區的古文明與長江流域的文明具有某種程度上的一致性和相同性。因為珠三角地區的其它文物發掘也驗證了這一點。

香港深圳的考古學家幾乎都認為，這些出土的文物證明了珠三角地區的文明具有早期的土著性，是文化起源和開拓的象徵，也是農業文明在這一地域生根發芽的有力證據。從這個意義上看，嶺南地區是不應該被視為南蠻之地的。

如今，這些文物都來到了香港中文大學，作為慶賀中大校慶的禮讚，呈現給了市民，講述綿延不絕的古代中國的故事。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左四）與嘉賓為展覽剪綵。

古跡中的旋律盛宴——澳門觀光背後的音樂行銷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作為一個全城盡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地方，澳門的音樂盛典，免不了要和古跡發生聯繫。古跡，不僅僅是用來保護的。在觀光大潮中，古跡也可以成為傳遞文化色彩和高雅品位的工具，從而將其從靜態變為動態。這就是澳門的小城經驗。

內地自由行動問題在香港吵得沸沸揚揚，規模擴大還是縮小爭論不休。但是，面積比香港細、人口比香港少的澳門，實際上面對自由行動的人潮，其壓力必定也不輕。不少人注意到，來港遊客在本港完成購物和觀光之後，便前往澳門。在旅遊文化的品質上，澳門確實比香港操作得好很多。而在澳門國際音樂節中，古跡的利用，便是值得本港學習的一例。

觀光樂團排練

交響樂團排練，歌唱家們用美聲的宣敘調與詠歎調交替奏鳴，如若在本港，一定是在某個劇場的排演大廳中。基於保護著作權的考慮，未經許可，不得入內錄音、拍攝，違者可能被檢控。

但是在澳門，前來參加第二十七屆國際音樂節的團體，索性門洞大開——作為遊客，你匆匆走過，可能來不及欣賞數天之後的正式演出，那麼，你就欣賞一下排練吧。拉脫維亞國家歌劇院交響樂團今次前來澳門演出威爾第的



在玫瑰堂中排練的拉脫維亞國家歌劇院的藝術家

《安魂曲》。早在正式演出前，他們就已經在主辦方安排的表演地點——天主教澳門教區玫瑰堂，進行排練。玫瑰堂位於新馬路和大三巴牌坊之間，遊客眾多，且也是重要的文物古跡，往來遊客，不管信不信教，都會走入教堂之中領略澳門在華人社會獨有的天主教文化。以往走入玫瑰堂，遊客觀看的是宗教藝術；如今走入玫瑰堂，保安會提醒你：排練進行中，請勿大聲喧嘩。合唱、獨唱、輪唱；獨奏、齊奏、交響，鼓號喧天。波羅的海國家拉脫維亞的藝術家們與民同樂——不穿西服、不打領帶，但是如同正式演出一樣認真而賣力。如果你要拍照，只要不用閃光燈，不阻他人視線即可。

一曲完畢，或許藝術家們累了。但是掌聲讓他們還得繼續。動人之處就在於：這不是正式演出，你或許一輩子去不了拉脫維亞，但是在這個東方小城，你有幸免費欣賞到他們為你帶來的禮讚。而整個第二十七屆澳門音樂節的表演，多數是在古跡中進行的。

官家地方也奏樂

官家地方，不是那麼嚴肅，門口也沒有哼哈二將式的石頭獅子坐鎮。這就是澳門特區政府民政總署的風格。這棟位於新馬路中央的建築，也是聯合國確定的建築古跡，興建於十六世紀。此建築從最早的中式庭院到葡萄

牙宮殿，幾乎寫下了整個澳門的歷史。

剛剛結束的全澳書畫聯展就是在這裡舉行的。除此以外，這裡也有其他展覽的規劃安排。不過，音樂的力量是無窮的。面朝馬路的民政總署大門打開之後，為了能夠讓往來遊客人入內欣賞澳門不一樣的悠久歷史和文化風情，據記者實地瞭解，澳門特區政府特地邀請了本地的音樂演奏家，在民政總署一樓大堂之中進行演出，以旋律來打動旅客的心靈，展現澳門文化沉澱的異樣風情。

如此一來，遊人不僅可以在民政總署的大樓內欣賞到各種各樣具有澳門本土色彩的藝術展覽，還能夠有音樂為這樣的人文旅程助興，確實是超值的享受。

可借鑒的他山之石

澳門街較為狹窄，但是人口密度與單位人流量，則絕對能夠全球冠頂。小城市如何進行旅遊觀光業的行銷，在招攬來大批遊客的同時也能夠保證旅遊的品質，至少從音樂和古跡運用的角度看，澳門政府的措施較為成功，算是可以借鑒的他山之石。

越是在人流量大的暑期，旅遊的疲憊感越發強烈。而音樂對心靈的淨化作用是非常正面的。如果旅遊觀光之中，文化因素太過稀少，淪為購物的代名詞，則必然導致各種旅遊糾紛層出不窮。香港的古跡並不少，未來如何運用、活化，則拭目以待。